

S I D A L I N
Z H O U W E I
D E
R E N



李玉贞译

〔苏〕罗·麦德维杰夫著

斯大林周围的人

华夏出版社

斯大林周围的人

【苏联】罗·麦德维杰夫 著

李玉贞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ALL STALIN'S MEN

by

Roy Medvedev

Copyright for Russian Edition

1984 by Chalidze Publications

Vermont U.S.A.

斯大林周围的人

〔苏联〕罗·麦德维杰夫 著

李玉贞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860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143千字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ISBN7-80053-487-1/K·034

定价：2.65元

序

本书介绍的是六个小传。描绘的是在不同时间里最贴近斯大林的六个政治人物的肖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

人们会问：为什么我在不同时期内贴近斯大林并且握有大权的许多人中只选择上面这六个人？为什么我不描绘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加里宁、叶努基泽等人的形象？这些人尽管各有其不足之处，但毕竟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信中的优秀人物。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也不在书中为诸如叶若夫、贝利亚、亚戈达、波斯科列贝舍夫、麦赫利斯、维辛斯基等斯大林的帮手和亲信中的卑劣人物立政治传略？

我的回答很简单。上述这些我们未曾为其勾画肖像的人，都是斯大林在世或谢世不久故去的。我正是想把那些列宁在世时入党并开始其政治生涯，在斯大林手下飞黄腾达，但饱经可怕的斯大林时期的沧桑并成了赫鲁晓夫时期政界活跃分子的人做一番研究，看看他们的个人命运和政治上的沉浮。况

且这些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活了多年，甚至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还活着。这几个人在苏联和苏共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两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不同时期是苏联政府的首脑，有两人(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在不同时期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有三人(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苏共党的第二把手。

他们六人在几十年里一直参加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会议，而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决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千百万人的命运。但他们各自的命运里也反映出历史，反映出我们国家经历的不同时期。斯大林依靠的正是这些人，他们是斯大林建立极权所须臾不可离的，而斯大林则是他们维持自己那一部分权势须臾不可离的。这便使上述几个人物成了斯大林制度典型的代表者。

在本书描绘的这些人物中，任何一个实际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虽然他们都在历史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但他们并不是导演或编剧。尽管莫洛托夫多年担任外交部长，但他并不是外交家，我是说他不是真正的外交家。虽然伏罗希洛夫也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统帅。虽然苏斯洛夫曾身居党内“大思想家”之位，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论家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林科夫在官场倾轧中颇富经验，但对真正的国务活动却没有经验。卡冈诺维奇多次身居要津，然而最终却连一封普通信函或便条都写不好。论智力只有米高扬，还

比其他几个人略高一筹。然而，就是他也只不过是半个半知识分子，他比别的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凡事要有限度，越雷池一步对他就意味着死亡。况且，这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很不和谐的班子，彼此间勾心斗角。不过斯大林也不想要一个和谐的班子在身边。他不珍重友情，而更看重他的亲信具有的另外那些特别的本事。我们在书中将要论及的几个人，几乎不仅本身都是勤勤恳恳很有能力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善于利用以威胁和强迫为主的手段迫使部属工作。他们之间经常争论不休，而斯大林则鼓励这种争论，奉行的还不只是“分而治之”的原则。他在这个圈子里容许某种“多元主义”存在，从政治局委员们的互相争论和敌对中坐收渔利，因为这样他就经常能够更好地形成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所以在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上他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不过他那些最亲近的帮手都学会了对他随声附和，并能对“领袖”有令必行，哪怕是罪恶深重的命令。假如哪个人下不了毒手，那么他不仅要被剥夺权力，而且要被消灭。这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我们上面说的那六个人都比别人成功地经受了这种淘汰。他们经历了蜕化的道路：革命的坚定性变为冷酷无情甚至暴虐狂，政治上的灵活性变为毫无原则，热情变为蛊惑。这几个人全因斯大林和那个时期的种种条件而堕落了。但是使他们堕落的不仅仅是他们手中掌握着的而又不能放弃的大权，并且还有“领袖”那种无限的权力，他们从属于他，他随时都能把他们中的

任何一个人消灭掉。导致他们罪上加罪的不仅仅是虚荣心，而且还有恐惧感。当然，这个蜕化过程是逐步完成的。本书中描述的这些人物，谁都不是天生的罪人或恶棍。然而斯大林的制度使他们陷入的处境也并不能减免他的心腹帮手的责任。在斯大林时代选择管理国家的人，也不完全是取决于他的喜好或独断。这些人总是设法在他面前招摇并投他所好。不过这是一种特别的“运动”或竞赛，因为这些人要踩着其他人的尸体走过，而且不仅仅是党和革命的真正敌人，还有那些被他们错误打成党和革命之敌的人们。斯大林身边的人在许多方面彼此很相似。但在许多方面又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人能够去执行任何极为残酷、极不公正的命令，虽然他们明知这些命令的残酷性，也并不把执行命令“引为快事”。另一些人逐渐成为暴虐狂，他们以残忍肆虐折磨别人为快。第三种人则像是机器人，或如职业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例行公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也不表现什么主动性。第四种人则变为盲从的庸夫和教条主义者，他们强迫自己死心塌地地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党、革命或者甚至“幸福的未来”所需要的。他们不会为往事忏悔或惋惜。第五种则是一些懦弱无力、鼠目寸光又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不太思考自己的行动，也不十分明白事态的真谛，用“还是领导更高明”的想法自我安慰。自然还能列举出斯大林身边那些其他类型的人或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动机。不管怎样，我们这里写的是那

些无论我们国家、共产党还是人类都不会引以为骄傲的人物。不过他们的命运是大有教益的，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可能只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他研究的人物。况且我们也不仅是受历史学家好奇心的驱使才去工作。我们还想从中吸取某些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应在苏联最终建立起民主机制，有了它，像斯大林和他的大多数亲信那样的人就绝不能够再担任领导和执掌政权了。

在我国甚至为那些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传记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们生平中那些最重要的方面全都讳莫如深，他们仅想披露他们愿意披露的东西。他们想出名，要荣誉，他们提倡自己的“小”个人崇拜，但不想让众人了解他们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的真相。他们在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出谋划策，他们在国家盖的别墅里修身养性，他们想方设法尽量少留文件，使历史学家们不易重现过去。因此，本书中会有失实之处，要先请读者原谅，并望提出任何意见和补正，谨预致谢意。

笔者特别感谢在本书酝酿时期给予帮助的人们。为收集资料笔者度过了多少春秋！

1983年11月

目 录

序.....	(1)
莫斯科的一个几朝元老.....	(1)
斯大林的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 的命运.....	(60)
从伊里奇到伊里奇.....	(99)
红色元帅伏罗希洛夫.....	(146)
斯大林的没有站住脚的“接班人”.....	(190)
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生平简述.....	(224)

莫斯科的一个几朝元老

我的手表还在……

我的一个熟人匆匆赶去上班，把手表忘在家里。走过格朗诺夫斯基大街时，她看见人行道上站着一位个子不太高的老人，便问道：

“请问，现在几点钟了？”

“上帝保佑，我的手表还在”，老人说道，然后报了时间。

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这个妇女（她是1937年被枪决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不胜惊诧，她认出了这位老人原来就是莫洛托夫，是那个三十年代领导苏联政府的人，他的姓名还在四十年代末期就排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之后的第二位。

在某些大部头的苏联历史或联共党史中，莫洛托夫的名字也还在出现，不过出现得不多了。最近一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甚至还为他列了一个词条。但是近来我与之交谈的大部分年青人却甚至连

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虽然善于思索的美国记者亨利·史密斯有一次对此甚表惊诧，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之处。

亨利·史密斯在他的《俄国人》一书中写道：“西方人忘记了，他们从远处望去，有时会比俄国青年更了解苏联的事态。著名的苏联小品演员阿尔卡基·莱金的一桩事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有一次是在冬季，他心脏病发作，于是被送去住院，他十八岁的孙子前来探视。忽然间，莱金从床上坐了起来，十分惊恐，因为他看见前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中尚健在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从病房外擦门而过。

“这是他！”莱金失声喊道。

“谁？”孙儿问道；走廊中过去的那个人他觉得面熟……

“莫洛托夫”，莱金小声说。

“莫洛托夫，他是什么人？”青年人惊慌失措地问。

正如一位中年学者所说，极度缺乏历史知识使我国青年一代的发展受到影响，他们既不了解恶棍，也不了解英雄，只崇拜西方“摇滚乐”的明星。^①

当然，年长一代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莫洛托夫。不过，即使这些人实际上对这位前首脑今天的命运也是毫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可是莫

① 亨·史密斯《俄国人》，1976年纽约版第195—196页，

洛托夫还健在，虽然1982年3月他已度过92岁高龄。

莫洛托夫于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如果不是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把他开除出党，那么他算得上苏共党员的耆宿之一。直到不久以前，最老的党员是法罗·列泽尔·克努年茨，他是1902年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但他已在1980年故去，终年97岁。不久前，190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季莫菲·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也故去了，终年99岁。

莫洛托夫是二十年代初期党的中央委员中唯一健在的人。这些委员中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自然死亡，大部分都被枪决或死于监狱及劳改营中。而莫洛托夫也为消灭这些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列宁时期的升迁

莫洛托夫原姓斯克里亚宾。他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报纸撰文时，曾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一些短文和文章。到1918年出了一本关于工人参加经济建设的小册子，作者用了“莫洛托夫”（译者按：意为“锤头”）这个笔名，后来很快这就成了他常用的姓氏。

不知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莫洛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这是不对的。他于1890年3月9日^①生于维亚特省库卡尔卡镇，是诺林斯克市的市民米哈伊尔·斯克里亚宾的第三个儿子。莫洛托夫的父亲生活富足，

① 书中所用日期均按新历法计算。

所以让儿子们受到良好教育。维亚切斯拉夫在喀山实科中学^①毕业，甚至还学过音乐。那时俄国发生革命，喀山的大部分青年人都很激进。莫洛托夫参加了第一个自学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就在这里，莫洛托夫结识维克多·季霍米尔诺夫，后者是富商之子，继承了一大笔产业，不过他还在1905年就参加了喀山的布尔什维克小组。莫洛托夫受他的影响也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流放至沃洛格达。流放期满后他到了彼得堡，考入技术学院。这时适值第一份公开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开始在首都出刊，其组织者之一便是季霍米尔诺夫，他为办报捐献了一大笔款。季霍米尔诺夫吸收莫洛托夫参加报纸工作，他也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由于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捕或流亡国外，不仅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而且全俄国的党组织在战争初期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到1915年秋才在什利亚普尼科夫领导下于彼得堡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25岁的莫洛托夫成为该局委员。在二月革命初期他很自然地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1917年3月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委员会以及《真理报》编辑部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但是，党的领导人先后从流放和流亡归来之后，

① 实科中学：俄国革命前实科中学（不教授拉丁语及希腊语，而主要教授数学及自然科学）。

莫洛托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他既没有演说家的口才，坚强的意志，也没有革命的韧性，所以不论在1917年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里，还是在后来的国内战争年代，他都不算出类拔萃。但是莫洛托夫却令人感到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稳重而努力的人。何况他还受过完备的技术教育。1918年莫洛托夫出任北部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辖理旧俄的八个省和卡罗利阿劳动公社。1919年领导伏尔加河沿岸经济和苏维埃组织的恢复工作。1919年夏，乘“红星号”宣传轮联合巡行时，莫洛托夫认识了克鲁普斯卡娅。他与列宁相识还要早些，是在他把自己那本关于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小册子送给列宁的时候。不久，莫洛托夫与当地工作人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激烈的冲突，于是他被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召回，派往乌克兰。但他在那里也不过只工作了几个月。在这段时期内，俄共（布）中央机关人员剧增，在一党制形势下这也是很自然的。况且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在此之前，党的机关几乎是他一人独挡机关事务。决定根据集体制原则建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20年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这三人都都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在“工会问题争论”之后，列宁决定完全恢复中央书记处的班子。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之后此决议得以实施，会上托洛茨基的纲领及其一伙人遭到失败。莫洛托夫进入新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他不仅成了中央委员会的责

任书记，而且当上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但莫洛托夫领导书记处为期不长，他过分热衷于文牍工作，而独立性和威望则不足。另外是因为列宁对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下设的许多辅助部门工作伊始就出现的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极为不满。1922年春决定改组书记处，扩大其权限和职能，并委派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这个机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推荐斯大林作候选人，列宁同意这个建议。

在斯大林时期发迹

新的中央书记处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之后建立，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三人组成。身为总书记的斯大林把莫洛托夫留在书记处内，不仅因为莫洛托夫完全地、无条件地忠于他，斯大林还看重他的官僚主义的兢兢业业和工作能力。莫洛托夫生来就不是当第一把手的材料，在工农中几乎见不到他的足迹，不过他能在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处理卷帙浩繁的公文，完成斯大林不太喜欢做的书记处那部分文牍工作。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都不太赏识那种坐办公室的工作能力，所以那时候就给莫洛托夫起了一个带有蔑视意味的绰号“沉屁股”。

在二十年代，我们看到莫洛托夫总是在斯大林身边。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尔后又参与反对季诺维也夫和“联合”反对派的斗争。在代表大会上他通常是作组织问题的报告，

经常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小册子和专著，诸如：《党的实践问题》，《党与列宁的号召》，《革命时期的列宁和党》，《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训》，《党的农村政策》。虽然莫洛托夫从来对农业问题一窍不通，可正是他从1924年起就主持中央委员会内的农村工作委员会。1928—1929年间，莫洛托夫已是享有充分权力的政治局委员，他毫不动摇地支持斯大林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当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因同情“右派”被撤职后，就是身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之一的莫洛托夫兼任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冷冰冰，一本正经，好象毫无感情的莫洛托夫一丝不苟地执行斯大林的任何命令和指示。斯大林也器重他的驯服。李科夫去职之后，人民委员会主席之位空缺，斯大林建议选举莫洛托夫为苏联政府首脑。1930年12月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言说：

现在，鉴于对我的任命，我不能不说几句关于我自己和我工作的情况……我作为共产党员，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奢望，只想实实在在地当列宁的学生。我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并不长。近几年来，我……在列宁最好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经受了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锻炼。我为此感到自豪。到现今为止，我做的是党的工作。我向你们声明，同志们，我仍以党的工作者的身份，以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

意志的传导者的身份，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①

当然，尽管建立苏联工业的主要工作重担是落在人民委员及其主要助手肩上，莫洛托夫无论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莫洛托夫并非同所有的人都合得来：他同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泽以及洛鲍夫等人经常发生冲突。但斯大林一般总是支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之所以能讨斯大林的欢心，不仅因为他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工作，还因为他的个子矮小。身材魁梧，高大美貌的人令这位矮个子又面有麻点的独裁者忿怒。诗人曼杰尔施坦写过一篇著名的关于斯大林的诗作，为此他丧了命。诗中有这样一句：

他的身边
是一群细脖子的败类领袖，
他要弄的是
这些半人半妖者的殷勤

据曼杰尔施坦的遗孀后来回忆，奥西普发现莫洛托夫的“脖子很细”，“它从领子里露出来，上面顶着一个小脑袋”。^②

① 莫洛托夫：《为社会主义奋斗》，1935年莫斯科版，第76页。

② 曼杰尔施坦：《回忆录》，1970年巴黎版，第167页。